養吾齋集

六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養吾齋集卷十一　　元　劉將孫　撰

[illegible]

送劉桂翁序

國朝賦見稱東南自壬子來貢第相望號一時名進士家矣於是館[illegible]推郡僅三大宗南嶺劉氏其一也噫嘻[illegible]今[illegible]猶及[illegible]群[illegible]三文人譚賦槩主體製斤斤科條金玉不移數主司前後殊校試藝見劉桂翁為賦

奇後變化不可注視每進每異塵埃糠粃猶足以蓋餘
子問孰何子何其聳特至此則或告曰二雲家也豈惟
降我輩下風將一門羣從亦避之矣惜也無場屋廣武
以紓其長雄逈使錦衣楚製墮在泥塗亦攻爾可憐傷
耳今年棄館去遊洪都就試別且歎曰日月逝矣不能
鬱鬱以久居此也嗟乎使在二十年前蜚英騰茂世科
異等何必不如前聞人之才之美亦何能局促以老今
之行也固已晩矣抑吾夫子嘗贈仲由以言曰不彊不

達夫仲由非弱者夫子之語以彊也非勇之謂也士不
能不屈折於世以求一日之達其間參差俛仰可使人
銷沮者政自不少若以草茅慷慨之氣行之徒有悵然
去之而已其亦不可以不之忍也强者强其志非强其
氣也即君之茲行小試於當路而又公道方明知己滿
前足以奮於久蟄然對掾史不得不頭搶地顧同進治
筆墨亦寧無王仲舒面視同列自悲意雖然不為此復
奈何哉所志有小大所屈有淺深豈獨科舉以來為然

方歷聘之世已有不得不爾者矣夫達非易能也升而高也如鳶之傳于天潛而深也如魚之游于淵水火猶將入之金石猶將貫之非强何以哉蘇老泉慨然追念少年舉茂才時待試東華門外裹飯攜餅屈膝就席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晚年特起得一官復狀其迎侯張益州雪後脣黑面裂道逢貴人車騎驚愕下馬立道周之狀自傷至此以為廉潔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然則當如何而可耶士之不自達

也往往氣岸高而責備廣桂翁意象和粹吾知其必達

然望於君者不止於目前故特稱夫子之言贈焉

送吴文彬序

以科舉取士入唐最盛然唐進士良不易科場或闕或不開每不過數十甚或不滿十貢士投卷温卷望公卿一言為知己遇合論薦以至伏光範不憚其間名諱轉觸展轉拘忌不可勝道非如後來糊名較藝三歲兩科動千計士俛起草野偏其有命弱冠徒步無不驟致青

雲之上即不幸潦倒第名薦書猶得賜袍笏故其敝濫吹假手僥倖冒竊泯泯不足稱數復在此雖欲不廢亦不可復繼也後有作者宜一反於此矣其必以三代鄉舉里選為經以唐法贊薦試考為緯庶幾文字之外以耳目得人物兩年來江西之有職於校官者無不以試選宿士俊才項背相望起山谷古意令法日以粹密推之復科縣此其本矣永新吳文彬慤乎其為士者文采深厚資館授以給一日有天上故人問名氏乃其從昆

弟有列於朝為令秘書丞張義山旣公舉之復私介之以至當路文彬亦慨然而起念世家廬山將取道就試其間問譜牒快游覽訪親舊吳氏大族出唐良史五代以游宦居永新科第相望有與二蘇同試館職者以文彬之今日安得遂欝欝以久此也行且謀焉曰吾惟貧不自理愳不能待若何予告之曰昌黎嘗憂呂毉山人之才又喜其始自山出有材茂之美意不同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習孰時俗工語言識形勢獨戒其少安

無躁以聽其所爲令以子之能試於至公之下毋慮其不獲居而或有爲之先行而非無因而前毋患其不合然顧吾子之安之也試者吾之所可能不得不力以求知不得不竭以自異其處我者必有所當皇皇然而進或者以爲競也曁曁然而語不知者以爲有所挾也昌黎舉人於陸祠部也受舉者未必知也陸之聽與否昌黎亦不與知也舉者盡心聽者公道而非所識窮乏之爲德也吾以文彬有始自山出之操故以是望之其使

舉文彬者獲能知人之名而文彬之遇也則文彬之才
有司之公也其自是游於四方持此道以往且無不名
實光昭而進退餘裕矣何但西江獻獻而已哉

送劉復村序

往乙丑丙寅間余侍親客西府堂西榮其東榮則廬山
公外甥小村劉宰先在焉小村踈髯下豐眉目常有笑
意談論傾倒廬山公無已出之子弟兄鮮少中外親賢
惟小村君一人小村内承顏色外接賓從其間調笑幾

微力勞而功倍以此不得從事於宦遊徒藉幕薄養歲月先君須溪先生嘗絶歎其才而惜其不試於用乃亦如我等老於筆墨文字間也其時余年始八九垂髫左右睹記歷歷復村年相若弟兄參差以長書暇相覓嬉戲夜輙隨諸公行天街坐卜肆歸已廹朝馬動以為常豈識離别感慨為何等事哉暨已已再讀書峆文館中於世事益習則小村方從辟書邊淮上徒書問往復自是江東西隔越政俛首事舉子業時蕭如壎先生從芝

山館歸出片紙曰劉小村文伯純李明通寄聲問小須何如一笑小須者當日戲相命語也乙亥廬山公兄弟鄱陽小村與焉彭蠡駱谷腸斷天末又六年用周始相聞先君走廬山葬文忠公用周公子也迺不三年用周亦已矣回首百年一代師友零落未有若此其甚者也歲庚寅而行省移治廬陵有同姓來訪稱自廬山問其名居則小村之子復村也執手泫然何以至此乃有職於奉新之學官恍忽談舊事如夢先君爲題其詩相與

細論今古而官事有程惘惘而别丙申夏予自閩歸聞吉水新州得學正為吾復村欣然吾二人之復合也秋晚而復村來來未數月而先君棄世予皇皇幽憂自無神情與故舊周旋而復村亦低徊欲去之不可朝夕蕭條惡況每相對黯然各不一語徑去追念三十年間今昔之故手循餘髪人事何長一日來城撫手笑曰人生再見良難以予與君合於此若數者而差池多憾其來日重逢不更密耶未可知也以君之材為古心先生之

外孫已試於奉新表表如此再治於吉水吉文士最多
不易理屹然三載以完錦去由是而四方萬里青雲汜
濫何故寓之足懷而余獨區區慼念平生遊從之槩撫
塵迹之已遠論舊事而無人天高地迥長庚落月不自
知其心之悲而辭之苦也因託之商聲而為之歌歌曰
廬山之高兮浮沉春濤我夢五老人兮覺而呼嗥重游
西湖兮翹材既而餘蒿徒遠想兮心勞廬山之清兮夫
人美子一棹空明兮落月千里相見何年兮既三載已

若此悔何云兮遠矣廬山之遠兮不遠者心幾易世三十年兮白頭猶新固何所無芳草兮毋金玉爾音尚後今兮如今歌罷悄然白雲流空揮涙而別

送郭適安學正序

廬陵適安郭君以前貢士鄉曲之英滿路學正資歴之考憲部明揚備言老成文學之實鄉老誦歎共惜歲月今昔之淹以其才遇知己雖為洛陽賈新豐馬已晚然公孫弘七十徒步致平津田千秋一言感悟蔡義蕭望

之明經皆遲暮驟至卿相君年視同進為屈視公孫尚
少為田蔡蕭末愁也顧一命分教尚須問銓候選守格
法限資次雖古人復出亦安能不黽勉出此是固公論
之所以為君惜者不但惜其遇合之晩也雖然吾於二
三年間有感於三人者為君誦之西京舉孝廉舉賢良
歷數世百年幾詔幾策而後仲舒出焉計仲舒亦中年
矣豈前是皆無知其人者哉唐科最盛以昌黎之才試
藝不合而三謁光範極其所以求合復脅之而不可捨

之而不可歴落孤㝡極矣而昌黎卒由科目進書復何
益哉東坡少年自眉山至益州遇張安道試開封選南
省一時名動當世獨以自蜀來諸書耳後之知韓蘇者
諸書揭揭迺試之選者未嘗稱也嗟夫仲舒之徐起者
以命韓蘇之特奮者以才其對策科舉特借徑而已天
於人物未嘗不惓惓也乃其變化成就也有時遇合發
越也有道天且有所不能與也況於人哉今盛時急士
如渴恨宿士羞自衒而後進多捷出故汲汲無所短長

至此若適安者豈非在門之潛夫晚見之嚴徐哉余亦
於斯行而卜之也

送趙玉相序

往歲癸酉共傳宗學内舍生趙玉相舍選第一易義雖
他經能賦無不誦詠其破四語前輩啫啫口贊筆錄不
絕𦂳是教授鄂渚當其時稱其文復歎其年不可及後
此吏二十六七年計當徊翔館閣無不極其選即小却
亦佐一郡丈夫當若此矣詎意崎嶇流落途窮𦐂㒷盬爲

世閲笑及今始正鄉校考滿詣選部當授一校官匍匐
邯鄲故步也哉君素抱負闓爽每俛仰塵埃間遇故人
相視無足回首酒酣烏烏破涕為笑知君者識君景景
不知者知復何人吾先君湏溪先生每凄然念之然若
貧貧不同尋常得代踰年尚不能詣洪都矧燕臺萬里
外卿大夫士能不交致其力將縣此而聚糧而治裝而
湖而江浙河而上或又羨君之從此升矣予獨懷思今
昔固喜君之將達而盛衰轉燭憂患日長君之及此命

也士之生世當雲雷經綸之交奮而起者何限而縣潛
入沉一不自振者復安可勝道哉故名平侯也賣瓜於
青門王績賢也躬耕於東皐彼其所遇豈無其時哉而
不自偶至此今吾與君乃得長衣清談優游庠序以致
其身於阨窮之餘此則上之仁也斯文之澤也其何以
報哉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而不通於方者於用一無所
宜以文藝取士歷世有年矣人間大富貴或庸人饜之
而去顧獨周旋其衰遇也校短量長爭尺寸之先於崦

谿之景適也當絶續之交遭休明之運而乃不能激昂以自異於流輩恥也夫事有因有革或不必其因而有加於昔時義固各有所當也而況君之深於易乎

送劉榮輔序

昔東坡官錢塘子由自陳留來相與泛西湖遊徑山唱酬連數十湖山景物一日落二公筆墨間千載如圖畫後來坡守彭城子由再來遊留非不久乃不見詠賞之樂不特位高負憂責無餘暇亦山水不復有錢塘勝麗

也東南山水稱錢塘金陵又兼六朝遺迹晉人品目殆
過錢塘自唐以來名賢才子歎詠不可極通衢荒邱東
西寸步往往皆可訪古而達官貴人揚鞭過之有所未
暇顧也蓋秦淮夜月寂寞久矣滎輔劉君自趙州來江
南問候其兄行臺薄遊廬陵自茲而東下自北之故家
文獻及南之博士諸生交贊迭詠成章授簡屬筆為叙
以君之學之才當世之知己如過江二陸行且見一臺
二妙矣余獨張金陵景物之勝誦坡賴錢塘之遊者贊

君之留意乎此也君行矣倚棹石頭之城對床長干之里臺清務簡伯壎仲篪談別後之家山說南來之賦詠登新亭謁定林藉草而微吟聯轡而晤賞他時遊宦復思當日之興而觀於此詩亦足以不負茲行也

送倪天全序

吾猶及諸老盛時每漏入戌夜雞未唱廣庭列炬如晝朳盆明燎大吏具衣冠出笏峩峩如士大夫高下以列賓廡分上中下無不籠絳紗垂簾幙拂拭坐席以須過

客車馬馬未辨色就門下各入賓位遊士亦軒軒其間
至卜相藝術亦有候謁處掌客者潔筆墨請刺標名次
推擇先後治版牘謹書之置兩臂間奉之以升如大典
策主人傳警呵擁小車徐出屛後稍治錢穀出入竟即
推案且視賓牘幾何人坐幾時得毋淹久贊者導謁者
以序升簷光燭影間顒顒卬卬一介賤微無不抗焉爲
賓主問何方來何來僕馬舍館得無有不足者至江湖
乞書尺干薦賞未有不唯然答也洎送客聽訟已退食

罷未皇他務取賓籍第某某當餽當問卜某日奉盃酒
接殷勤祁寒盛暑公劇忙事不敢憚廟朝大老袞斧尊
貴節度數道不敢自暇逸先期治具下州小邑厨傳酸
薄紅粉凄暗不自惜酒酣促膝道平生閱歷或以是為
終身交遇識拔為知己出雲萍録請爵里世次出處交
際本末歸以誇示鄉黨他日子孫四方相遇猶稱先契
以洎别下者為幣帛筐篚無素者亦分數楮劵為資最
下奉一醉費納數書其寓公大家為前途計未有行百

里無一邑千里無兩州者所至上謁無不得見無不得所欲士何必致身名宦而後為快哉浮游湖海行不齎糧曳裾趿履有餘以及妻子江山名勝無不可樂猶有立談白璧一雙之歎猶有堂下一言不知子之恨摩劇搪激張為虛聲落落氣出公卿大夫上㘞而下之且有所不滿嗟乎此道廢又二十年矣後生裹足不敢出邱里先輩車輪草莽生四角與言昔者何可得也每寤寐嘅嘆何地復歌驪駒別南浦送人四方作遊道客乎西昌

倪生天全往嘗見之東湖望而知為俊士一旦攜鉅幅來曰吾將遊南北所至交其豪俊當使相識者各記於此帙如雲萍子為我敘其端余蓋俛仰欣悲感動於生之用心抑余也亦僅知聞之疇曩而已當今王公大人皆魁磊傑特如黃河泰山高大深厚吾聞古稱四公子其賓客立掖卿相金千鎰車千乘客之客且結駟輕肥傾邑都固有朝宴人夕封君者行矣大梁之墟有如夷門生之遁跡焉冀之北上有望諸君之墓焉君振臂而風

雲合舉袂而名聲流安知史所稱遊士之遇者不於君乎見之也吾言蓋不足羨

送郭于石序

郭君于石持先君子癸亥所贈郭德章序且述梅垣先生客遊始末過予而言曰先君癸亥之入沅也湏溪先生序而送之癸酉之没於重慶也先生蓋屢問焉哀之閔之而孤也至今未能歸重慶之骨往兄若姪先塗往又道死近乃有自重慶來者能言洪崖寺之殯如初必於

一二年間遡沅入五溪道反其匶顧萬里跋涉上高下深言之猶難也非諸公閔念我我何能行子其為我發之蓋言未旣涕泗下雖余聞之亦感慨而不能答也嗚呼士生世何必才哉使泯泯無聞亦必不能出州里庸衆人而生庸衆人而死亦庸衆人而葬可矣坐抱負惜不試展轉跋履穿篁竹攀青天以及重悼於不幸非才之為累不至此然三十年間不幸於世故而竟不歸者抑又何限有沙場戰地邂逅執俘而不得歸者少御河

梁之泣別王孫道旁之困苦其為溝中瘠而異鄉鬼者必不可得而知也有時命蹉跌塗窮力屈而不能歸者越石撫枕於中夜魯公透爪於暮年其魂魄憾而蔵血碧者亦無所而不可知也有孤憤决絕囚羈長恨而不可歸者河流西去之歎南風飛灰之詞雖起巫咸招而司命聽亦卒付之於不可知者也若梅垣之沒也雖不及於兵興而旅殯之存也猶有待於世泰謂非冥冥者愛其平生而深望於此日耶不可也抑于石之言猶有

可悲者其言曰癸酉及今又三十年矣尚忍言哉嗚呼
昔柳子厚之貶也吳武陵嘗慨然言於朝曰人生三十
年一世今子厚之謫半世矣予嘗誦其語而悲彼遠謫
猶生存也地上非地下也半世又非一世也孰非人子
其誰無人心行道之人猶不忍也況於所識所厚所往
來之同類者乎李贊皇死珠厓猶夢於故人曰公幸哀
我使我得歸葬生者之欲歸其父猶逝者之欲託之子
也彼謂魂氣無不之者殆出於無可奈何者也而非人

情之言也所謂於禮合乎者亦疑其辭於可不可之間而非以為禮之據也嗚呼予無所乎寓吾情故反復論著之蘄以動聞者之感而已其毋亦聾瞶三歎如我而止也

送戴石玉序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此井田既廢之歎也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交游不出邱里議論不接耳目而欲扳知已當世望天下士友我辟之逆行而求前況於裹飯無

及門之平生卧雪靡愛才之長吏而戚戚四顧如隅翮之不可展無高山鉅野可以登臨雪涕無新知忽合可以慷慨論心日復日歲復歲不知青春之去我而白髮之不赦于也自孔孟來士未有不游或以師友游或以賓客游或以學問游或以才藝游或以辭華游二千年才賢特達未有非以游而合也老泉自歎無成有二子不忍使其老於窮鄉故汲汲焉及盛年而推之四方置之通都京邑以發舒其才使二蘇待其修於眉山傳之京

師驛致而禮羅之何能震動超越如是哉安成戴石玉
美才也相從於斯文有年每惜其不試其静重不炫于
嘗為之字說以警世之瞶瞶者詩文凌厲俊拔每見愈
進予往屢推轂之而未遂於用亦石玉每有所不屑也
今慨然有遠遊之意予葢喜其不安於尋常且由此而
有遇也故贈言以從慂之以予之期石玉於斯行也惜
其晚也諸公之憐才者豈後於予哉使石玉不恨於出
晚必有任是責者矣

送劉文州序

吾廬陵多劉氏皆世族有美名如文州之劉其先世又與楊文節公父子爲姻聯寶藏誠齋東山遺墨若諸父科第麑節相望文州以其才遊諸公間口之所講面之所命沛然縣河而奔流粲然倚馬而具草又未嘗不遊薛宣之東閣逢當時之推轂然三四年一再選坐視同升後進各持一紙若一卷告身去而文州不與愛其文而惜其命者無以寓其意則復爲之刻上監之院於格

復宜試廼慨然曰吾患無所於試耳萬里非所憚也其意氣浩乎無千帆側畔之歎而有一日看花之想雖無所不足以自致抑所遇亦小挫矣相遇東湖之上索贈言必長語予亦黯然喟然於所以相求者也嗟哉文州吾道之遇合自孔孟以來皇皇以遺我後之人凡二千年於此苟自吾孔氏其道必爾若夫起徒步至公卿朝白屋暮青雲或貲為郎或擇為吏屠酤而侯躡張而相往往皆非吾黨士故橫翔直上若轍環若載質道之行

廢决於命予之不遇歸之天盖我道宜爾也政使君蚤
得其志特不過山巔水涯深衣清談以老歲月止安能
使觀黃河泰華窺金馬玉堂為江東之機雲闕下之嚴
徐哉故不遇者遇之資難進者進之道嘗見公孫弘屢
舉賢良或輒報罷亦嘗奉命遠使非不見知者又以不
稱指斥暮年西上乃驚喜其偉麗遇合冠一代司馬長
卿固嘗為郎在陛戟間無能推之者他年從狗監聞名
氏幸乃同時何今昔之懸絕耶固遇合之有待也於是

命之說信而天之道驗然則文州之是行也不亦昔之
遲君扼君者有以倏君之命而相君之天也耶嗟乎吾
言長矣抑君命我旣歎以寓吾感復頌以致吾情凡為
士者所以浩然於天地之間而不恨於流落者徒以能
自釋而已而其窮亦政坐此雖然非文州余寧言哉

[illegible]

養吾齋集卷十四

元 劉將孫 撰

序七

送樊仲瑋序

元貞丙申冬容有賈廣文與匠監蒲坂樊君仲瑋來謁先君子須溪先生望其容肅然即之溫然聽其言藹然知爲豈弟詳密人也所寓隣並不聞有達官者如是幾五年余閒居無公府之跡凡見大人嘗不一識自侍邊

識樊君已而憂居服釋雖相近無所為事未始往見之間遇之於會同一揖如平生交雖不交一言意彌屬日聞有旗鼓載道者闖焉則樊君也路人唶曰樊提舉替矣諸為匠者歎曰樊公往矣我安適歸矣閭里間亦惜之曰善人去矣余於是益信樊君之賢也夫受嘉師為父母芻牧之託寄焉然或暴如狼或狠如羊或俘用之如奴或漫不省恤如塗人考工會計日程歲課供億有度小弛則不應額故前史稱將作少府有聲者多嚴刻致

治辦雖賢者任此不能免彼治天下都會浩穰猶若此也况以一出隸邑數千戶之衆工令要束專奉藩府而能使去思之至此是可書也已邦之人士人載之歌詠且治卷屬敘以傳南北是皆無所為而為之亦有以見樊君之能得此於人也是可敘也已嗚呼後之人其益求所以如樊君者

送黄德安序

廬東黄先生文章名品在淳祐諸賢間為第一流人物

今雖家有全集祀列學官而其精神氣槩想像而不可見者亦有年於此矣而今曾孫德安以名家趾美沛然於斯文屢試屢擅其場受命於行中書省且有教人之責使問家世者知爲盧東之傳望其丰度接其論議親其筆墨音之想像而不可見者盡俯仰得之此其感慨動悟亦何待橫經而講然後爲教哉夫教不在於講也而今之教僅講足以自見而已講本非吾儒法也崇高而堂巍峩而坐回環而聽未知杏壇之下河汾之上當

目爲何如而二氏者有其似矣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予之所欲傳或彼之所未得授之而非其素惑之所蓄有不在此宿搆而成之過耳而棄之甚且退而舉其目而有不得於口也若是者無一而可也予固厭是而媿也久矣德安以家傳之舊無才學之富發講貫之硎屬目者於此馬傾耳者於此馬當必有以慰彼之望而洒予之媿也

送柴景實序

往歲庚辰先君子須溪先生留先溪時鄱陽柴堂長實來相與亹亹談古心東澗間師友聞見序而送之後二十四年予承乏洪泮適祝静得提學江西與柴景實偕問世族則堂長家也出前序相與歎别後事已而予去洪景實教導洪諸學縣才選資歷憲部考覈皆宜升遂受省命教諭彭澤因訪故人于廬陵值予繫舟江滸且入閩慨然曰願有以贈我回首再世再見三十年間俛仰今昔未知重逢之何地復何辭足以為景實贈也然予

昔聞堂長之皇皇四方也欲為精舍以講今景實坐得講處毋勞於建立虎帥而聽寧有所不足哉抑講學一也公言之者常具文私淑艾者必切實孰能以私淑艾之心為招諸生立講下之教則雖前輩猶或在其位而不獲遂其效也故滄洲鵞湖嶽麓東陽皆諸賢昔者學聚問辨之地後之建為書院每出州縣令亦具文而已矣何如斯而可謂之教也今之學校寧為講者之備位雖入而學者特不得不至於此而豈有求益之心哉古

之論教者如是而逆如是而不入如是而失其時敎之事多術如此今一餉之頃四坐之衆少長之不擇髙下之不辨羣而進羣而退三年而去之其亦何能以有所益也雖然亦視其人何如耳景實以家學之所講視彭澤如在洪學時又視如在堂長問學時於其人有益與否未暇計而吾於傳家無愧焉耳矣景實固沛然於是者也余以故舊之誼懐堂長之素不欲為無益之云云覽者或有感焉不但為景實贈也

送饒士悦序

凡世之交未有不以利也利者豈必有所得失之謂哉雖斯文之雅事或乍見喜於新交或相遇至於久處評論之歡遊從之密淺利於求深短利於取長若不可一日闕者别時執手悵然離合未有不約他日之相求後會之不爽也然而踐焉者鮮矣適重逢者未有非偶然而得得來者未之聞也往于留光澤一日以公至於杉關余友晴川周君敎新城相望隣也漫約晴川為我會

闕上晴川慨然為我求與其徒饒士悅一二賢偕余適
又以公去不得俟相失交臂頃耳又二年科復士悅薦
江西予歸見晴川則誦士悅之為人孝友氣誼奉母篤
愛且約我必來也既受盱學正歸果訪晴川言蕭然留
憩無毫髮流俗意徑別去晴川歷歷言士悅奉事其母
之異於常人之為子者予歎曰古稱求忠臣於孝子之
門其取友之端也與人之一也處身之廉也行世之義
也孝之屬也夫既有其本矣予復何以贈君哉獨詠嗟

君之所行亦以厲夫薄俗之為利者也嗟乎叔夜之於呂安千里而命駕子猷之思安道中夜而扁舟非絕無而僅有亦何以為千載之美談哉士悅行矣其青原螺浦之外復有乘興如此君者乎毋亦使我後此以望於蒼茫遠想於寥廓徒懷士悅而已也

送聶以道序

余別以道九年一閫一賡欲相聞無繇也今春來歸聞以道椽憲幕名聲日起功名皆分內所宜有獨誦其政

稱其能歎其貧過於入嶺之舊此可為以道欣贊喜道之者也日以公事赴臺過驛不少滯僅寄聲故舊而去茲行亦匆匆一見慨然不敢自暇逸觸暑而南馳于雖故且別久亦悵然而無以留也用見以道於奉公畏謹也若此以茲心達於佐幕議其致令名課憲最也宜哉臨別曰何以贈我予流落變衰之餘何以為贈也抑以道吾師之子也其能無言哉昔在二先生講下相知為深心遠每讀書墮淚甚或悲歌涕下此其感何為哉誠

悲天命而哀人窮也吾先生正襟危論及世事之不平人情之不釋辭色振厲面赤氣張辯折不小屈豈爲其身謀哉二先生之所爲慷慨憤激者皆以道今日之所得行與得爲也今官事類左牽右制使不得遂於志庶幾風憲可爾而風憲又惟分按也尤可爲又恨日月之淺而往來之不贍也雖然以道所以稱者能行二先生之志故也予也區區州縣汨没之久獨平生受教於父師者尚未改化故爲以道言亦僅舉以道之已知已行

者以望之而已以道得不以予為淺乎哉

送劉卓翁序

東南廬山如西北太行特為人所喜稱山北為九江又古郡自東晉以來皆名賢隱處故其山水不待圖畫而矜麗今古自非可人不得攬而有也以吾卓翁初筮而得占其境內豈可謂位置之不稱其所哉卓翁之才豈但敎一邑止顧格宜出此然此任運而彼探決適乃得瑞昌焉雖其小且遠宜若負茲人者而君獨以為有不

偶然者也行矣卓翁廬山南北有太白子瞻之遺跡焉瑞昌之水有元次山之讓溪焉行吟而望紫蓋之烟倚憩而聽三硤之瀑從游少長尋流訂古而講其所以為讓者亦豈不足以快君之平生而紓君之勃鬱也於是君之教亦在是矣夫昔之諸賢皆困悴流落而至於斯也今君名為官而有教之責於其土地視彼不已勝耶猶不足耶余以是送子矣卓翁之家君梅溪先生蓋經學宗家卓翁其傳子余又為瑞昌之人士得師賀也

送黃觀樂連州學正序

往予將入閩與觀樂遇東湖之上觀樂慨然有歸志于彊之小忍觀樂棹頭不顧曰吾館穀幸不乏徒爲諸君甘言紿我使我在此如雞肋予復上下前輩出處遇合以窒其意去四三年予歸自汀閩觀樂奉省檄爲連州學正相見復愀然曰吾歸休矣問何故則具言連遠諸不便狀今年方厓蕭御史别時約爲金陵来昉治行而方厓遽以盛年去我念平生知己初出山也惟是公

之故今其已矣初遇處復爾吾本色止合教書爾三誦

后山妾薄命篇相視潸然復示予以其祭文詞指尤哀

予爲舉鄉先進魁太學第初筮僅教連州令以州不設

教學正教授等耳其亦不可少也觀樂誼高而志遠殊

不屑予惟斯人斯才之日老也則張皇連州之美倡其親

若友而道之以言曰陽山天下之佳處也山水之勝昌

黎固以爲有名平生作記惟燕喜亭與滕王閣而二劉

夢得以爲炎州之凉墟則與中土無異與張南軒賦爲八

景則又與衡湘抗衡唐之劉韓後來魏公父子皆嘗居之若東西州繁富雄麗則有之矣人物地望無是也君所為不足者特夫人而得所宜乃鬱鬱居此抑吾聞之無味者其足味者也雖僻亦必有善士道雖遠未若昌黎夢得之所為來學雖少廩稍薄亦未必無一囊粟也率其父兄勗其子弟友其賢大夫飲水而讀書觀山而訪古安往而不得吾貧饔飧有餘福用寡無遺責擅清事足盡興以此視彼豈不足味耶抑吾又聞之前利者

後趨往諸老嘗為言吾州仕者連為利如曾東軒蕭南
如陳靜山皆善於連或自連而升朱約山廔守郡不上
獨守連終更夫觀樂之閑斯言也豈不足以行矣夫

送彭希呂遠遊序

古之人蓋未有安居而為士者也豈惟歷聘之世為然
後之言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世第以結軫馳騁者為
遊士而遊幾若士所獨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爾
鄉舉里選一定其為士未有不升於朝交於天下士者

也惟科舉行士始有不出鄉者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安土著使然當其盛時如歐陽公二蘇公皆驅馳跋履執贄四方入至於京都各取開封解送皆非舉於廬陵舉於眉山也歐公遇蕭公於翰林二蘇遇張安道于成都皆道遇知己相因依為千載倘數公者以其才低徊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間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來所覬也人才與世道交為用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識時務者為俊傑而豈抱山林徒仰屋浩歎以為曷不

如古之人古之人哉此余於彭君希吕之遠遊也慨然
言之於是希吕之行且止者屢矣希吕為吾先君子須
溪先生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為叙送之舉
金臺郭生語意當乘風破浪何所不及 顧猶在此耶鵬之運
於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周者寧惟寓言且實以百
里之宿舂三月之聚糧毛耶翮耶胡不我施此草廬梁
甫之詠與中夜漫漫之歌其恨悅一也易曰係小子失
丈夫孰使希吕之才而歲月如流未遇知己者非係之

者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凉西方强士南方卑濕三十以往便為己衰此真愛惜人物之言也朝氣幾何相看遽晚所為區區區舉此蓋欲希吕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為斯言而動心也

送道士秋泉序

東南名山有幾如衡嶽魁然荊楚間迺未嘗一識其何如得不為齊客所听然哉況江湘接畛非如終南嵩華重跰贏糧而後能達又況方外之士無俗累後顧青鞵

布襪何方之不可遊雖然事固有不能如意者昔吾先君子須溪先生遊南岳之興豈不十八九年蓋屢招山僧客道流刻期為約固有聞風先路迎候者又嘗約長沙平遠公信信必不負然或治裝而間於軍旅或出門而避於風雨卒不能踐其志此余於秋泉今日之遊岳也感念深矣秋泉固歲歲來赴先君子之期者平生夜話想像湘山之上岳麓之下鄰侯如黃石之子房海蟾為道中之過客松風蘿月石上雲間可以左揖袂而右拍肩

蒼然白雲變化何許秋泉之行山中也其感念寧不有
如予者乎吾聞仙者可遇而不可得見故常狡獪出沒
為嬰兒以嬉也秋泉之往也其見山中草木樵牧無不
以異人待之即乞食予塊買藥得蟲亟拜勿疑萬一樹
陰遇丐者堂中見懶殘亦勿謂道不同不為屈則茲行
也豈獨償平生夢想之願而已哉余也審知其非仙才
靈氣不足以與於斯矣然猶望秋泉之得道也猶先君
子之望子也

郝廉訪送行詩序

夫子以春秋為政事誅姦詆論功罪者秋之事也旱而雨歉而有年饑而賑恤春之事也後之言政者誇攬轡之清風壯埋輪之特操美則美矣然幾於有秋而無春故激濁揚清者職也問民疾苦又其大也撃彊鋤姦者理也敎化風俗抑所先焉古今詠甘棠而毋忘角弓者人心之愛公論之思夫子之所以筆削而鄉校之所以不可廢也若今廉使郝公十一年之再來廬陵也士民之

所以歌詠之者則盛德至善所不可忘者矣公之清裁絲弦壺氷不足以喻也公之力量拔山倒海不得其似也公之志固有所局而未盡展而公之心則童皃父老深山長谷無不知之者也今持節而發廩濡轡而周原使下州小邑幾年無因而吐者一旦而見天日之如臨使疲𤜊病叟窮櫩無所於告者舉首而欣父母之孔邇如之何而不詠歌之也子產於鄭仲尼於魯頌聲載焉彼一聖一賢者豈受諛哉人心之不容已君子亦於此

而自信也儒館詩成屬筆為叙葢以其未嘗一迹於公府
紀父老之詞而非佞亦不得以賤辭大德丁未三月丁
亥

段教諭送行詩序

屠牛垣觧牛而芒刃不頓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夫垣之觧牛也與衆同而善刀四顧滿志而藏之者垣
之所以為垣也余嘗喜誦斯言與鄭子產美錦學製語
油然出於中心之誠而極人事不能言之樂後來以錦

製言邑獨本諸有大官大邑語耳孰非錦也製之不完其美與刀之不缺則折同安得滿於志哉匡廬段君敎諭廬陵三年得代留數月始能行自大夫士無不安於其爲人而服於其爲敎吾黨之士又爲鉅軸聚爲詩歌頌之而屬筆於予叙其端予舉屠刀傷錦語發之或曰敎官無他公事與他官異其錦也易完而刀也可善予曰不然敎官愈不可爲職愈簡而愈多責也彼其繁也容有諒之者焉亦有不能與不暇者焉亦有交涉多失

之此而得之彼者焉若官之小職之簡無足以動於其
意無與接之為殷勤且無所他望而待於異日者也一
往復之參差一醻酢之得失皆足以貽怒而構怨今而
美成也若此恢恢乎若此得不謂之難哉夫趙魏老之
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驥足之才或不展於百里之任
古今之才賢未有不感慨於斯也君之為廬陵綽綽餘
裕矣其自是大於廬陵而易廬陵矣亦不足以表見君
之賢也然則是卷也後有談君之美者其必勿廢也乎

哉

李龍川平盜詩序

延祐乙卯夏秋之交有盜起於贑之寧都聲勢搖煽張甚龍川平章提兵臨捕省掾李君友仁實掌案牘未幾而盜潰又未幾而盜執曾不二三月之間班師奏凱曁朝命遣將比已平定蓋混一以來用師之神速成功之偉特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雖繇元臣威德將吏用命抑幕議與有力焉歸過廬陵鹿湖之甘棠也詠西平之有

子喜平蔡之成功於是咸相與為詩而屬筆為之叙余受言記載曰此亦一平蔡也雖淮西之事不可與一邑語然以唐封域之大平淮蔡二小州經十數載之久晉公與小西平公韓退之李建封諸人僅乃平之茲邑亦蔡也收功於數月不謂之平蔡乎昌黎諸詩每稱平蔡亦自喜其名也君以世家之懿兼幕府之英第勞行賞在此行矣昔晉公緜平蔡入相昌黎建封皆列侍從此平蔡賞例也君人建封當家嗣有褒嘉尚能為君賦之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汪　麟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